

與其禁止 AI，這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文學課程選擇接受它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AI 如何改變課堂

乍看之下，Zrinka Stahuljak 的比較文學課程似乎與其他人文學科課程沒什麼不同——一百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本科生在課堂上討論《堂吉訶德》。然而，這其實是該學院首門使用人工智慧創建的數位教科書的課程。作業也使用 AI 創建。討論指南也是如此。

儘管一些大學因為擔心抄襲或不準確性而禁止 AI，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卻選擇接受它。透過名為 Kudu 的內部開發平台，教授們使用 AI 幫助學生獲取課程材料並節省成本。這個平台還讓教授可以自編教科書和教案，並提供 24 小時的支援。支持者表示，它也是解決高等教育與技術長期問題的工具。

AI 能為教育者做什麼？

在最近一堂課開始後不久，Stahuljak 要求學生拿出手機，掃描一個 QR 碼並回答一個簡短的問卷。「根據他們的回饋，我們將知道他們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多支持。然後，我們會更新教科書以反映這些需求。」幫助創建課程材料並持續為學生定制內容的歷史博士生 Elizabeth Landers 說。

自 2017 年以來，Stahuljak 一直在教授《比較文學 2BW》。為了創建這個學期的教科書及其伴隨的 AI 功能，她向 Landers 提供了前幾次課程的筆記，以及她為 COVID-19 疫情期間遠程教學所製作的 PowerPoint 簡報和 YouTube 視頻。

所有這些內容成為了教科書的資料庫，Landers 表示。「然後，我們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大綱，開始生成內容。」Stahuljak 和另一位歷史專業的學生仔細審查了最終結果。

「這不僅僅是關於事實，」Stahuljak 說。「還關乎語氣、風格和敘事。我們帶著學生走的是一段什麼樣的旅程？」

Landers 補充道：「有一種誤解是，AI 做了所有的事情。」事實

上，她和她的同事們為這門課付出了「數百數百小時」的努力。

「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人類引導、檢查和構思的，」她說。

AI 如何進入人文學科的課堂？

在人文學科以外，其他教授也已經調整了他們的 Kudu 教科書，以適應特定課程的需求。物理學教授 Alexander Kusenko 與一位前研究生共同開發了這個平台。當他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時，他對發現教科書可能讓學生花費數百美元感到震驚。如今，Kudu 每門課程只需 25 美元。

當 Kusenko 的同事 Andrea Ghez 因為發現銀河中心的超大質量黑洞而獲得諾貝爾獎時，他在自己的教科書中增加了一個關於這一發現的章節。隨後，他又增加了一道作業題，討論了靠近超大質量黑洞的一顆恆星的運動。Kusenko 表示，能夠包含最新的發展並突顯同事們的工作，「讓教學對我來說更有趣，也讓學生更感興趣。」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們還很重視 Kudu 是封閉系統：換句話說，當學生向平台詢問課程內容時，它只提供教授們已經核准的資料。作為 Kudu 的輔助工具，學生們還可以隨時使用 Kai，一個類似 Siri 的虛擬助手。

「這是另一個很大的優勢，」Kusenko 說，「因為當我教 200 人時，我無法單獨與每個學生進行足夠的交流。而這令人遺憾。」讓 Kai 處理事實和日期，讓 Stahuljak 和她的教學助理可以將精力集中於學生的更深層次的學習，包括：「如何構建一系列支撐你論點的段落」和「如何提出一個論點，而不是簡單的描述。」

Kudu 的共同開發者 Warren Essey 說。「系統也知道不會只是直接回答作業問題，而是引導學生完成作業。」

學生如何使用它？

一年級心理生物學專業的 Ella Chau 很欣賞 AI 的一個功能，它能夠將《比較文學 2BW》教科書的部分內容轉換成 Podcast。「這真的很有幫助，」她告訴 LAist。她不需要坐下來讀書，而是可以在走過校園時學習關鍵概念。

Stahuljak 課堂上的一些學生則對使用 AI 稍顯謹慎，包括一年級

戲劇專業的 Catherine Day。在課堂外，她偶爾會使用 AI 來做拼貼或設計項目。「我不太喜歡 AI 寫作工具，」她說。「我覺得它們會妨礙我個人的寫作風格。」

Day 表示，她很欣賞教科書的組織方式，因為她可以通過回答底部的問題來檢查理解情況——但她很少使用虛擬助手或播客功能。

「我更喜歡自己閱讀，得出結論，並利用課堂時間反思我所閱讀的內容，聽聽教授對它的看法。」她說。

三年級英語專業的 Warren Riley 表示，他最初也不願意使用 AI。

「我是一個自豪的作家，我覺得『我不想讓任何人，尤其是機器人，來幫助我』，」他說。

不過，他後來發現 AI 其實有用。「即使是英語專業的學生，我也不總是知道如何正確使用分號，」他坦言。當這種情況發生時，Riley 會問 ChatGPT：「我用分號正確嗎？」

「這樣我就可以獲得不同的看法，」他說。在《比較文學 2BW》課程中，Riley 也以類似的方式與 Kai 互動，這是教科書中的虛擬助手。「你不總是能夠立即向教授請教，甚至是助教也未必有時間，」他說，「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活，不能總是回答你關於文本的各種問題。」

當 Riley 不太理解一段文本如何闡述歷史時，他會請 Kai 給出解釋。他喜歡可以隨時快速得到答案。

AI 如何幫助學習困難的學生？

虛擬助手對於那些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尤為有幫助，Kusenko 說。最近，他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創新與科學學習中心及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一些同事合作，開展了一項研究，探討 AI 虛擬助手工具及其他干預措施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我同時教了兩門課，我們能夠比較結果，因為我們在不同章節中交替開啟和關閉 AI 提示。」他說。根據 Kusenko 的說法，研究顯示，最需要幫助的學生（根據他們在開學第一周的物理測試表現來判斷）在使用 AI 提示和補充材料時受益最多。

Essey，Kusenko 的前研究生，在 Google 擔任過軟件工程師後共同創立了 Kudu。他強調，確保所有學生都能獲得“相同高質量的 AI”

是非常重要的。

他舉例說明了 ChatGPT 4（最新模型）和 ChatGPT 3（舊版本）之間的區別。後者是免費使用的，而 ChatGPT 4 則有一個有限的免費版本，但更完整的版本每月至少需要支付 20 美元。

Essey 解釋說，更新的模型是基於更近期的數據進行訓練的，因此答案的質量會有所不同。免費的 AI 工具通常也會有使用限制，例如你能提出的問題數量。「我們總是為學生使用最新的版本，」他補充道，「這樣他們至少能夠獲得與高級版本等同的服務。」

Essey 說：「人們擔心 AI 會反過來取代教育工作者。我們則押注它會賦能教育工作者。」

撰稿人/譯稿人：LAist/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25 年 2 月 4 日 LAist

<https://laist.com/news/education/ucla-humanities-courses-artificial-intelligence-chatgpt-kudu>

